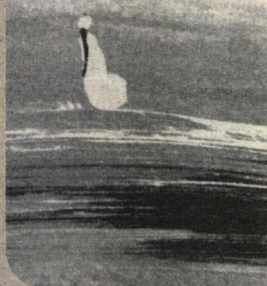


玛拉沁夫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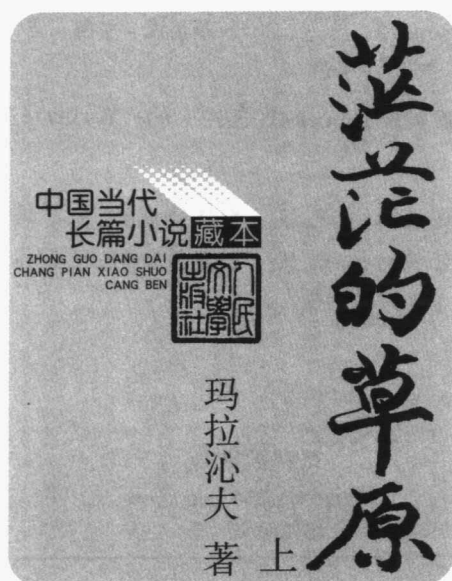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
长篇小说藏本
ZHONG GUO DANG DAI
CHANG PIAN XIAO SHUO
CANG BEN



上

茫 茫 的 草 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茫茫的草原/玛拉沁夫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5 重印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

ISBN 7-02-004917-6

I. 茫… II. 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775 号

责任编辑:李丹妮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王景林

茫茫的草原

Mang.Mang De Cao Yuan

玛拉沁夫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82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3.25 插页 6

195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63 年 9 月北京第 2 版

2005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15000

ISBN 7-02-004917-6

定价 37.00 元

(全二册)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为了较完整地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

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年12月

卷 一

一千九百四十六年的春天，察哈尔草原的人们生活在多雾的日子里。每天早晨，浓雾湮没了山野、河川和道路；草原清静而凉爽的空气，变得就像马群踏过的泉水一样，又混浊又肮脏！人们困惑地、焦急地期待着晴朗的夏天！

就在这样一个下雾的早晨，一个骑马的人挎着大枪，直奔特古日克村走来。他走到离村不远的一座小山上，贪婪地四处张望；浓雾遮住了他的视线，看不远。“盼哪，盼哪！盼望着回到家乡来；今天回来了，可巧遇上了这样大雾天气，我多想站在这座小山上，看看家乡广阔的草原，呼吸一下家乡新鲜的空气啊！……”他失望地自言自语地走下山来。

马艰难地踏着深雪向村里走去。路两旁，柳树枝上挂满了冰霜，野雀在林中穿来穿去，雾天的早晨格外寂静，好像草原还没有从梦中苏醒……

过了一会儿，从雾幕中徐徐传来牛车在雪地上行走的吱嘎吱嘎声响。听到这声音，那骑马的人心想：“大概是拉水的牛车。”立刻脸上露出微笑。对他说来，家乡的一切景物、声音，都是非常亲切的！

果然有一个衣着褴褛的女人，赶着两辆拉水车走了过来。骑马的人上前寒暄，他自信村里随便什么人都认识他。

“女乡亲，你好吗？”

“好。你好？”

那赶车的女人好似受惊的鸟儿，停了下来，用头巾角遮住脸

部，只露出两只大而深陷的眼睛。

骑马的人认不出她是谁，也许是他被抓去当劳工以后，新搬来的人吧！

“我打听一下，斯琴的家还在这个村住吗？”

“你说什么？问谁？”她谨慎而恐惧地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瞧他的脸。

“我是问斯琴，就是外号叫‘小燕’的那个姑娘。”

她仍然站在原地，她那呆傻的眼光从他脸上一直没有移开。骑马的人感到奇怪，不由得把头上的皮帽往脑后推了一下，一缕缕热气从宽阔的额头往上直冒，显然他有些着急了。这时不知为什么，那女人的肩头和眼角突然猛烈地抽动起来，泪水糊住了两眼，她竭力压抑着声音，在嘴里叨咕着：“天哪！是……是他……铁木尔！”就“啊！”地叫喊着丢下水车，向被深雪覆盖的荒山上疯狂地、无目的地跑去；跑出不远跌倒了，爬起来又跑……

在她跌倒的雪地上，从她长衫上撕落下来的几块破布片，在晨风中轻轻地摇动着……

他起初想去追她，后来一想她也许是个疯子，再说自己刚回到家乡来就满山遍野地追撵一个女人，也不大体面，于是勒过马头，赶自己的路了。

雾，还没有散；太阳，就像日落前的月亮：没有光辉，没有温暖。远处的沙丘和草原，像是被巨大的纱帐笼罩起来，虽然已经是小晌时刻，而草原依然昏昏土土的。

前面隐约地看见在沙丘脚下立着一座破旧的蒙古包。包门前站着一位手拄拐杖、瘦弱不堪的老太太，她那由于牙齿脱落而收缩的嘴唇不停地蠕动着，看去像是在做祈祷。过了一会儿，她使出全身的力气，好不容易地迈动脚步，从左向右围绕蒙古包走了起来，一圈、两圈、三圈……

铁木尔记起她是刚盖老太太。她啊，讨了半辈子饭，直到因年

迈手脚失灵连饭也讨不成了的时候，才在这个地方落下脚来，靠她嫁卖女儿所得的一点彩礼，度着孤独的贫苦的晚年。

他又记起刚盖老太太前些年曾向老佛爷发过“心誓”：每天分晨、午、晚三次围绕蒙古包边祈祷边行走一百圈，直到死去为止。看来她老人家数年如一日，忠实于自己的“心誓”，甚至在今天这样寒冷的清晨也不例外。

看到眼前的景象，铁木尔的心不由得痛了起来。刚盖老太太呀！你在这遮盖了一切的浓浓的晨雾里在祈求什么？是在祈求人间的荣华富贵，还是你晚年的幸福康乐？是在祈求上天搭救你贫困的同胞，或者你苦难的民族？……不是！全不是！贫困和苦难把她的背都压弯了，那是无法解脱的！至于荣华富贵和幸福康乐，在这人间她从来不曾得到过！因此，她以奄奄一息的生命中的全部力量，在为比今天这浓雾更为渺茫的、不可理解的来世祈祷着，祈祷着……

“难道祈祷能够拯救我们的民族，搭救我们的人民吗？”铁木尔一个人突然这样喊了起来——确切地说，是从他内心中像炮弹一样发射出来的——以致把他的骑马都吓了一跳，立刻将两只耳朵像羊犄角似的直楞楞地竖起来，噗噗地打起鼻响。

铁木尔打马跑到刚盖老太太跟前，问安道：

“刚盖老大娘，你好！”

那老太太听到人声，停住脚步，轻声答了一句话，但是铁木尔没有听见，等他再要问话时，老人嘴里又叨咕起咒语，开始迈动脚步了。她老人家每走一步，都要用拐杖探一探路，啊，她的两眼全瞎了！

“可怜的老人！”

铁木尔知道她围绕蒙古包做祈祷是不能中止的，更不能谈话，只得自言自语着离开了她。

回到家乡所遇见的这两个人，使他感到意外；那个疯女人和刚

盖老太太的影子，在他脑海中交替地出现着。

正在这时，他的骑马突然受惊，猛地向路旁闪跳了一下，几乎将他摔了下去。他赶紧勒住马缰，定神看去，原来道路上横着一个小孩冻僵的尸体，半身埋在雪里，半身露在外面；贫困和疾病不知从哪一位母亲的手中将他夺走，扔到这里了！

当铁木尔来到村头时，微风吹来，雾淡了，太阳也毫不吝啬地洒下光辉，草原渐渐显现出来。铁木尔贪婪而多情地看着自己的家乡，热泪不由得流了出来！啊！离别特古日克村，离别亲人们，已经一年多了！家乡，一点都没有变样，村落中央结了冻的特古日克湖闪耀着为他所熟悉的白光，湖两旁柳林和榆树仍然向天空伸着深褐色的手，还有那环抱村落的黄色沙漠，也仍然躺在那里……

刚进村里，远远看见在村落尽西头，立着五座雪白、崭新的蒙古包，那是鼎鼎大名的贡郭尔扎冷^①的家。“他还住在这里，可恨的家伙！”一想到贡郭尔，他不由得把马往外拉了一下，好像用这来表示与他疏远。但是就在这时，他发现贡郭尔那五座蒙古包后面，矗立着他被抓去当劳工时还不曾有的五间漂亮的砖瓦房。砖瓦房在草原上是罕见的，所以显得格外显眼。

然而，与此同时映入他眼帘的，是那些散落在湖边林间的低矮发黑、千孔百洞的牧民们的蒙古包！

“不，家乡变了；变得越发黑白分明了！……”

在特古日克湖岸上走着一个女人，粉红色的头巾在朝阳下闪着光。她是谁呢？也许是他日夜思念的斯琴吧！……刚才遇见的那个疯女人又是谁呢？没等得出答案，他又想别的事情了。

来到斯琴家门前，他下了马，将全身是汗的马拴在木桩上；马桩周围长满了枯草，由此可以推断：这家已经好久没有来过骑马的

^① 察哈尔盟的行政官衔与内蒙古其它各盟不同，一旗之长不叫王爷，而叫安奔；其次是扎冷（分那合扎冷和巴嘎扎冷两种）、章刻、专达、混都等等。

客人了。然而，他离开家时，斯琴不是还有一匹三岁骑马吗？他这样胡乱想着，一步一步地走近蒙古包，心，也跟步伐的节奏一样跳了起来！看见蒙古包顶上冒出的灰白炊烟，他想到：“这就是斯琴的家啊！她也许蹲在‘吐拉克’^①旁烧茶呢！”走到门口，刚要伸手去开门，又把手收了回来，他想站在门外，先听一听斯琴的声音。站了半天，没听到人声，只听见铁勺碰在锅沿上的丁当音响，他有些发急了，猛地把门一开，喊道：

“斯琴，我回来了！”

包里只有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是斯琴的爸爸道尔吉老头。他刚烧好茶，把茶倒进木桶里，回过头来看是谁闯进包来：

“啊！铁木尔……”

冬的一声，茶桶从他两手中掉在地上，滚热的茶水，溅得满包全是。

老人走上前来，用颤抖的手抚摸着铁木尔结实的肩头，泪水从干枯的眼窝中流了出来：

“铁木尔，铁木尔，你……”

“您的身体好吗，大叔？”铁木尔也含着泪问道。

“好。你的身体好？”

铁木尔答完，把茶桶收拾起来，两个人都坐下来了。

道尔吉老头总是用不安的、惭愧的眼光看着铁木尔。他俩交谈了一阵，铁木尔一直没好意思问斯琴到哪儿去了。道尔吉老头早就看出这一点；然而他越是了解了铁木尔的心思，越觉得有千斤重的铁块压在他的胸口，万把刀子刺在他的心头！铁木尔的意外归来，使他不知怎样把这离别一年多的生活，详细地照实地告诉他。

一直到喝完茶，铁木尔也没好意思打听斯琴，道尔吉老头也没提到她。

^① 蒙古包里的火炉。

铁木尔饱饱地喝了一顿一年多没喝过的草原奶子茶，出了一身汗，解下皮带，脱了皮大衣，刚要擦汗时，忽然听到包外一阵马蹄声：

“外边出了什么事？”

道尔吉老头从半开的蒙古包门，探出头去窥望，这时有人向他喊道：

“大清早的客人，来报喜，这是谁的马呀？”

没等铁木尔站起来，贡郭尔扎冷就闯进来了。他穿着一身黄呢军衣，外边披着一件黑斗篷。靴子是漆皮的，靴统跟镜子一样发亮。高鼻梁上卡着一副黄色化学边养目镜，上嘴唇上留着两撇与他三十五岁的年龄不相称的八字胡，显得矜持而又威严。

铁木尔的意外出现，使贡郭尔大吃一惊。好像突然有一股冷风向他脸上吹来，他那美丽的八字胡痛苦地颤动了几下。但是他像许多有社会经验的官员们一样，毫不费力地把神情镇定下来，对铁木尔发出亲切的、甚至是友谊的微笑，并且打破因身份关系从来不先向人寒暄的惯例，向这个在外边转了一两年，不知道长了几斤肉的铁木尔不自然的寒暄之后，说道：

“从去年事变后，我们全屯的人都盼望着你早些回来，今天果然回来了，这真叫人高兴！铁木尔，你也会知道，在这样多风多雨的年头，人们都是希望英雄好汉守在自己身边的。不是吗？”

对贡郭尔扎冷这不寻常的殷勤和健谈，铁木尔有些纳闷。在明安旗一手遮天的贡郭尔扎冷，怎会变得这般平和近人？想到这里他不由得产生几分疑心，说道：

“贡郭尔扎冷，我刚刚回到家，对家乡的事情一点也不摸底，尤其对你称呼我是‘英雄好汉’的意思更不明白。我算什么英雄好汉？只不过叫你给抓去当劳工受了两年牛马罪！”

听了这话，贡郭尔扎冷奸猾地笑了。好像一个猎人站在高岗上寻找野物线索似的，他把眼光集中在铁木尔脸上。他相信以自

己机警的双眼，几眼就可以把铁木尔的骨肉看穿；然而他却失败了。“他知道斯琴的事情了吗？不，看样子还没有听说呢！”他在心中自问自答着。这时他看见铁木尔身后的“哈那”^①上靠着一枝“三八式”步枪，心，轻轻悸跳了一下，探索地问道：

“那是你的枪吗？好枪。哎，听说现在八路军也都使用这种枪，是吗？”

“不完全是这种枪。”

“你见过八路军吗？”

“不但见过，还在他们那儿住了一些日子呢。”

“这么说，你跟他们很熟悉啦！”

铁木尔看见贡郭尔一句逼一句地问八路军的情形，忽然发觉自己刚才说的话不够妥当，就急忙以对一个扎冷不应有的粗野的态度，说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您去问别人吧！”

贡郭尔冷静地微笑着将八字胡捋了一下。对他说来，铁木尔的出现和他这种粗野的态度，构成了一个不可解的谜！他已经不是一年前的铁木尔了！俗话说得好：不知道河多深，不能轻易下水。所以他温情和气地说：

“噢，你也许没有注意这些事。你歇一歇吧，赶了好些天路，一定累了，以后有空再谈吧，我倒很想听一听外地的情形。”

说罢，走出门去，领上他那个贴身仆人宝音吐就走了。

在他们谈话时，为铁木尔的粗鲁和没有礼貌的话语，担心得出了一身凉汗的道尔吉老头，回头来向铁木尔有几分责怪地摇了摇头。

*

*

*

生命的暴风雨残酷地袭击着斯琴。

她拉水回来，如同得了一场大病，全身虚弱。把拉车的牛卸下

① 蒙古包的围墙。

来，拴在车轱辘上，便迈着重重的步子向自己那座千孔万洞的破黑蒙古包走去；刚走了两步，忽然听见主人住的包里有人在喊：

“把灰土拿去倒了。”

她只好转回来，走进主人的包里。贡郭尔的大太太骂道：

“拉一车水为什么这么久？是狼咬了你的脚后跟，还是种牛向你调情了？臭女人，看你那个穷样！”

日夜听惯了谩骂的斯琴，弯下腰把灰土箱拿出去，倒在离蒙古包不远的灰土堆上。这时看见刚出去打猎的贡郭尔扎冷和仆人，不知为什么中途返回来了。贡郭尔的脸色就像大雨前的天空那样阴森而可怕！下马后，把马缰绳往仆人手中一扔，便急速地走进他父亲住的蒙古包。

“扎冷也许看见铁木尔回来了吧？”斯琴偷偷地向自己家的方向看去，一片树林遮住了她的家，什么也看不见。她放轻脚步，走过老主人的蒙古包门前时，听见贡郭尔在说：

“爸爸，真奇怪，铁木尔回来了！”

听了这话，她的心咚咚直跳，然而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勇气，促使她敢于大胆地停下来，又偷听了一会儿。

“怎么，他回来了？”是老主人的声音。

“我看这是不祥之兆，他知道了斯琴的事……我们还是把……”

由于过度恐惧、紧张，断断续续地听到这几句话，斯琴头就有些发晕，全身寒战，几乎倒了下去！她咬紧牙关硬挺着，刚走进自己住的包门，就咕咚地倒在铺着干草的地上。她两只手痉挛地抓住一把干草，眼前出现一片火星，胸中好像燃烧着大火，嘴发干，想喝水，水，水，冰冷的水！……

“铁木尔，你为什么回来？为什么回来呀！……如今我变成了这个样子，有什么脸见你啊？……不，我任死也不能见你，不能见你呀！……”

自从铁木尔被抓走之后，她日日夜夜地想念他，希望在她生命被人完全吞没之前，能够跟他见一次面，把自己宁死不屈的心愿向他倾诉！但是，今天铁木尔回来了，她亲眼看见他回来了的时候，她又自卑地痛苦地抚摸着自已一天比一天鼓大了的肚子，决心不跟他见面了。

冷风在包顶上呼啸，被风吹起的雪花，从天窗轻轻地落在她的头发上、身上；雪花见了温气化成水珠，与她的眼泪，同时闪着白色的、寒冷的光……

*

*

*

第二天早晨，铁木尔醒来时，耳边响着奶茶的沸开声；包内充满了奶茶的清香。这对久别草原的他，该有多么亲切啊！他不由得回忆起多难的童年时代；那时每天早晨妈妈总是在这样奶茶的沸开声中叫醒他……与今天多么相似啊！

昨天晚上，道尔吉老头把在这一年多村里发生的事情，和他女儿怎样被贡郭尔扎冷逼婚，都一一告诉了他。他听了那些话，抑制不住心里的怒火，马上就要去跟贡郭尔拼了！道尔吉怕他惹出大乱子来，就拉手扯脚地劝了他多半夜，才劝下来。他昨晚一整夜没睡着，直到天亮时才朦朦胧胧打了一个盹……

“不管怎样，我是要见她一面。”早晨他醒来，一边穿衣服一边这样想。

喝过早茶，铁木尔把枪交给道尔吉大叔，就走出包去。三月的草原仍然披着冬装，冷风无休止地从北山上把积雪一片一片地向村落吹扬过来，天空闪烁着灰白色的冷光；看来春天还没有影呢！

铁木尔想把全村人家都串一串，从他们那里也许能听到斯琴更多的消息。他沿着特古日克湖边，踏着有牛马蹄印的雪地，向湖北面的莱波尔玛那座孤独的蒙古包走去。

莱波尔玛是一个年轻美丽、心地善良的寡妇，是铁木尔妈妈的

表妹的女儿，也就是他的远亲姐姐。她家没有看家狗，他预先也没打个招呼就走进包去。莱波尔玛坐在烧着干牛粪的“吐拉克”旁，赤裸着上身正在缝补自己的棉袍；火光烤得她那跟许多男人的胸脯贴靠过的丰满的乳房，有些发红了。她看见铁木尔走进来，羞得嫩白的两颊上泛出一片红潮，赶忙披上棉袍。

“昨天夜里才听宝音吐说你回来了。我刚才要去看你，可是这三个小崽子没有人看管，脱不开身，没成想大清早你就来了。”

“谁叫宝音吐？”

“你忘了，就是贡郭尔扎冷那个贴身老仆人，他说昨天看见你了。”

“莱波尔玛，一年多没见面，日子过得怎样啊？”

“跟从前一样，还是跟这三个孩子混着过呢！”

“怎么三个孩子呢？”他被抓走的时候，她有两个孩子，这一年的工夫，又跟谁养了一个呢？他心里想的这事，可嘴上问的是别的事：

“该找个男人了，对你，对孩子们都会有好处，你为什么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过呢？”

“是啊，可是……”她温柔地笑了笑说，“惯了！”

她烧了茶，又拿出家中最好的点心款待了他。

“离开家乡一年多，咱这地方变化得可不小呀！”铁木尔一边喝茶一边探问道。

“是啊，该告诉你的事太多了，有些你也许听说了，唉！提起来真叫人伤心！……”

“我到你这儿来，一来见见面，二来也想打听一下斯琴。”

“铁木尔，你听了可别太难过，唉，咱们穷人命苦，听人说，她……她有点疯了！我有两个月没见她面了。听人说，斯琴每天晚上都散着头发，一个人整夜整夜地在特古日克湖岸上走来走去；也有人说，还听见她奇声怪气地乱喊叫。唉，她疯了！可我刚才已

经说过,我是没亲眼看见。这些话,也许不应该跟你说……”

“不,你应当这样四六八十地全告诉我。不要担心,我在外地的时候,什么都想过的:有时想她一定在家等着我呢;可有时也想到过这些意外的事情。今天无论怎样吧,我也要跟斯琴见一面,贡郭尔逼婚,她有什么办法呢?过去的事,不能全怪罪她,只要她今天愿意回到我这儿来,我就一定接她回来;要是贡郭尔捣乱,我非得叫他吃吃苦头!”他把一只像千斤重铁锤似的拳头握得紧紧地,在眼前晃了一晃,又说:

“莱波尔玛,你要知道,往后就要平等了!”

她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小声地问:

“你说什么?平等?”

“平等就是人和人都一样,谁也不许欺负谁。早先日本人欺负咱们,贡郭尔也欺负咱们,往后就不许了,天底下就不会再有一群人光吃肉,一群人光喝汤的事啦!”

她听了这话,轻轻一笑,说:

“好弟弟,还是管一管你的舌头吧!叫贡郭尔听到,会打断你腿的!”

“打断我的腿?呸!我还想把他打进地里去呢!好姐姐,平等,这句话不是我瞎说,这是人家告诉我的,他们都是好人,是可以相信的。”

“你说的人家是谁?”

“哎,这以后再说吧!今天你还是给我出个主意,怎么才能跟斯琴见到面?”

她想了想,回答说:

“我每天傍黑的时候,看见她赶着一群牛犊到井边来饮水,今天晚上,你在井边的柳林里等着,她饮完牛犊走回来,你就能跟她见上面了。”

.....